

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沉默的奔跑

郭晓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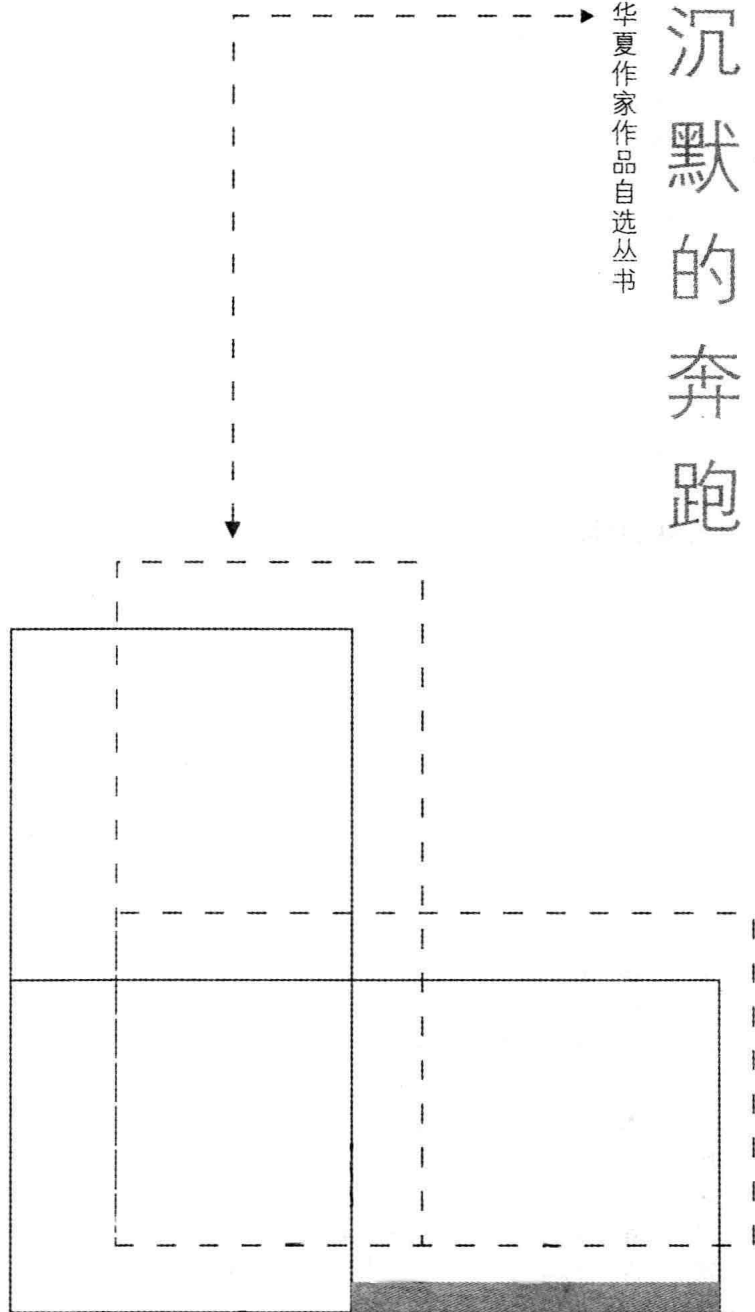


出版社

郭晓力◎著

沉默的奔跑

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奔跑 / 郭晓力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新时期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第1辑. 中篇小说卷)
ISBN 978-7-5469-0274-6

I. ①沉… II. ①郭…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6787 号

沉默的奔跑

作 者 郭晓力
总 策 划 张新泰
总 主 编 于文胜
主 编 王 正
责任编辑 肖 夫
封面设计 党 红 万里明
内文装帧 党 红 毕 然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电 话 0991-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印 张 5
开 本 850mmx1168mm 1/32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274-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会转型期的阅读

王正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里,有个美丽的故事:约翰·高尔特是个富翁,财富多得数不过来。有天晚上,他正在大西洋上,驾着游艇和风浪搏斗,他看到在海底深处,亚特兰蒂斯(古希腊的赐福群岛)的灯塔在海底闪光。那种景象人只要看上一眼,就再也不想看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了。约翰·高尔特沉了他的船,和全体航员一起沉了下去,他们全都心甘情愿……说这个故事的,是唯一的生还者。

这无疑构成了一种象征:人生的此岸、彼岸和路径。

价值在先?还是欲望在先?欲望和价值是谁对谁的追寻?

享受物质?还是享受物质给予的快乐?

这些都是人生的元理论。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要有区别它的智慧。当然,区别不是靠智(像太阳一样,谁都知道);而要靠慧(丰富的,会拐弯的心灵)!

沿着这个路径,读者就会走近这十本小说丛书。在红柯那里,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人,被砸碎了又揉到一起:奇幻、奇诡、奇丽。海阔天空。我们现实中固有的神奇和畅想本质;一种根植于本土深层根系的原创力。这不正是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内核吗?“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了”,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里的话,真说到节骨眼上了。不要说在大地方,就连南疆闭塞荒远的苇湖边,在卡玛力丁身上,人们不也看得很真切

吗？所以，在遥远的帕米尔，阿希克和江安巴依也发出了呼喊。那是灵魂的歌唱，却都源于大地，极致自然，飘荡如风，充满了质朴、真挚和厚重的人文、诗意、哲理关怀。

在《胭脂红红》里，人们不能不想到亚特兰蒂斯那个美丽的传说。马兰花把方向盘抱得紧紧的。她拒绝从深深的江底浮上来。“狠心”的作者林那北，用她的“决绝”，给了读者一个残酷、凄美的故事，完成了她温柔而又坚如磐石般的坚守！……在《丛书》里，作家们这种社会转型中的人文关怀，给了读者真切的温暖。

除了温暖，我们还看到了郭晓力《无声坠落》的冷峻，和《那个中午》遥远、纵深的历史逼视。主宰世界的大道理，就那么几个。抵达这些大道理的路径，却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中，作家们都找到了他自己的“这一个”！

操练文学，最要紧的是真诚。有一位西方的哲人说过：文学技巧是对作家真诚的考验。一句透底到家的话。离开真诚去操练文学，愣要从心灵中往外挤（！）“牙膏”，委屈了心灵也糟蹋了文学。《丛书》的作家们，因为是“自选”作品，他们很在意自己，都能从真诚的地基上，构建他（她）们的文学大厦。但还要往前走，语体和语言张力的营造，就成为最难最难的了。读者翻开王伶的《无花果》和董立勃的《那个中午》，就该体味到作家在这里下过的功夫。董立勃说：“有了好故事，在讲述上，要有自己的调子。这个调子，就是歌的旋律，只不过歌是音符，小说是语言。”文了说，调子，其实就是语言的语体。他又说：“让自己傻一点，笨一点。”套用那种“常规表述”，这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作家把自己定位在“读者之下”，你说的话才能走到“读者心中”。有的作家自以为高明，就怕读者不明白，絮絮叨叨在那儿点题，犯傻了！董立勃“傻”得把语言的“张力”留给了读者，成全了他的真聪明。

2009年10月



沉默的奔跑



目 录



● 沉默的奔跑

01

● 无声坠落

56

● 远方的落日

111

沉 默 的 奔 跑

那一年我十二岁，黑蛋也十二岁。黑蛋比我大两个月，所以黑蛋说我应该叫他哥。我盯着黑蛋肮脏的脸，他的嘴唇上总有擦不干净的鼻涕。我说，你不是我哥，你怎么能是我哥呢。

黑蛋用手背抹一下鼻涕，说，可我比你大两个月，比你大两个月，我就是你哥，谁要是欺负你，你告诉我。

我说，我有哥，我哥大头在蘑菇滩打架最厉害。

黑蛋不再争论，他抬起头望天，蘑菇滩的天空铺满了晚霞。有麻雀朝着夕阳飞翔。

黑蛋的姐姐英莲在井台上打水。英莲斜倾着身体摇辘轳，两条粗黑的辫子一根垂在胸前，一根搭在身后。英莲摇出一桶水，挥起胳膊蹭了蹭脑门上的汗，她看见了不远处的黑蛋。

英莲说，黑蛋你还不快回家，爸正找你呢。

黑蛋说，爸找我干什么？爸才不想我呢。

英莲说，你问我我还问你呢，你在学校干的好事，爸都知道了。

黑蛋说，我就知道是胡琳娜告的状，胡琳娜是告状精。

英莲说，是你们张老师到咱家去了，不怪人家胡琳娜。

英莲冲黑蛋笑了笑，英莲的笑容在蘑菇滩的夕阳中灿烂迷人。



黑蛋就骂张老师，他恶狠狠地说，姓张的，我记住你了！

黑蛋属于那类不讨老师喜欢的学生，学习不好，他一看书就瞌睡。黑蛋最讨厌数学课，我们已经小学五年级了，他却硬说 $1/2 + 1/3 = 2/5$ 。

数学老师是个女的，刚从师范毕业不久，姓苟，女数学老师稀罕的姓叫我们开心。一天上课前，黑蛋怪声怪调地叫了声苟老师，苟字音拖得很长，接着黑蛋又汪汪学了两声狗叫，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这时苟老师恰巧走进了教室，脸就白了，她气冲冲地走到黑蛋面前，一拍课桌说，刘伟杰，请你给我出去！

刘伟杰是黑蛋的大名。

黑蛋没有显出同学们所想象的紧张，他趴在课桌上，下巴搁在交叉的胳膊上，冲苟老师瞪着黑亮的小眼睛。苟老师又拍了一下课桌，有点气急败坏地指着教室的门说，刘伟杰，你给我滚出去！

苟老师的脸由于激动红扑扑的，胸脯前前后后地起伏。黑蛋盯着苟老师，把一根手指伸进鼻孔里挖，挖出一疙瘩鼻屎。黑蛋的同桌胡琳娜厌恶地别过脸去。

胡琳娜小声说，不讲卫生，恶心死人了！

黑蛋不怀好意地盯着胡琳娜的花布衫看了一眼，就把指头上的鼻屎抹到了她的身上。胡琳娜尖叫一声，就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

苟老师摔了课本和粉笔，愤怒地离开了教室。苟老

师一走，同学们兴奋得蛤蟆一样叫成一片。班长卢桂花尖着嗓门喊，刘伟杰，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

班主任张老师来了，张老师用教鞭敲打着黑蛋的脑袋，黑蛋夸张地尖叫。黑蛋说，你打我，你敢打我，我记住你了！

张老师不屑地笑笑，又朝黑蛋的头上敲了两下说，我今天就打你了，你记住我了又能怎么样，你人萝卜头点大，尿的倒挺高的。

黑蛋咬住嘴唇，泪花在眼眶里转悠。

张老师说，我今天不但打你，我还要惩罚你，我看你是坐在教室里太舒服了，从这堂课开始，连续三天的数学课你不用上了，站教室外面的太阳底下去，你不是不愿意上数学课吗？另外，你还得打扫三天厕所，我检查，要是不合格，再加罚三天。

黑蛋哭了，黑蛋的哭声像砸碎了铁锅一样刺耳。

那天放学后，我和黑蛋坐在村口的沙枣树下，开败的沙枣花零零星星地落在我们的身上，我担忧地说，怎么办呢，你被罚站三天，还得打扫厕所，你爸知道了，又得揍你了。

黑蛋冷冷地说，阶级仇恨，民族恨，我全都牢记在心头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黑蛋的爸爸刘木匠，是个精力旺盛的中年男人。刘木匠是房建连的木工，敲敲打打做些门窗之类的活计，

冬天闲下来时，刘木匠也给自家或他人打制一些高低柜五斗橱八仙桌等当时时兴的家俱，蘑菇滩人们房子里摆设的家俱，很多出自刘木匠之手。刘木匠是个热心人，谁家有活只要言一声，他就会无条件的帮忙。那时还不兴按劳取酬。刘木匠帮人打制家俱的报酬，就是几顿见荤的酒菜，刘木匠十分满足了，且有几分内疚，叫人家破费打酒割肉，他心里很不安。刘木匠在蘑菇滩的人缘很好。由于木匠的特殊身份，他几乎去过蘑菇滩的每一户人家，他熟悉谁家有几件家俱，什么款式什么颜色，这叫刘木匠很自豪。一次，刘木匠喝醉了酒，对他的老婆张彩凤说，蘑菇滩家家都有我播下的种。

听了丈夫的话，张彩凤的脸阴沉了下来，张彩凤属于那类柔弱缺少主见的女人。张彩凤从丈夫手里夺下了酒杯，说，你的脸皮真厚，你还好意思说这种话，你听见人家咋议论你跟白皮鞋了吗？

刘木匠转动着滑润的眼珠，湿漉漉的目光粘在妻子的脸上。刘木匠说，想咋议论咋议论，嘴是两张皮，翻来又翻去，我不在乎。

张彩凤说，把你和白皮鞋那种女人扯在一起，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刘木匠盯着张彩凤看了一会儿，然后嘎嘎地大笑。他说，白皮鞋是哪种女人？你们懂个□！

张彩凤哗啦一下把酒杯酒瓶扫到了地上，说，我就知道你是个没良心的货，我跟了你二十多年了，伺候你

吃喝伺候你睡觉，给你们刘家当牛做马生儿育女，如今我人老珠黄了，你就起歪心打野食，和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你不为我，也得为你的儿女想想，咱英莲过年就十八岁了，眼见该找婆家嫁人了。

刘木匠挥手扇了张彩凤一耳光，说，你扯口蛋，我和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你看见了？还不是你成天瞎嚷嚷，没事也叫你捣腾出事来了。

张彩凤委屈地说，你个没良心的，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反倒把尿盆子朝我头上扣，那好，我这就去找白皮鞋，我要撕烂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刘木匠眼睛一瞪说，你敢！

张彩凤坐在门槛上拍打着膝盖大哭。老天爷啊，你可听见看见了啊，老老实实清清白白做人可真难啊，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邻居街坊围在了刘家的门口，两个女人心怀鬼胎地劝张彩凤说，两口子闹点小别扭，有啥大不了的，犯不着要死要活的，老话不是说吗，天上下雨地上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

见有人劝，张彩凤就更加情绪昂扬，她说，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走，我让位，你把不要脸的白皮鞋娶回家好了，省得偷偷摸摸明来暗往做贼一样。

刘木匠恼羞成怒，他伸手把张彩凤提了起来，张彩凤两手扳住刘木匠粗壮的胳膊，屁股向下坠着反抗，但最终还是被刘木匠拖进了屋。刘木匠咣当一声关上了

房门，把看热闹的人们关在了门外，屋里传出了手掌击打皮肉的声音。

张彩凤哭闹然后被刘木匠拖进屋里关上门痛打的整个过程，全被躲在门外的黑蛋看见了，那一刻，黑蛋对父亲充满了仇恨，父亲殴打母亲的声音，勾起了黑蛋痛苦的记忆，身上便产生了疼痛的感觉。黑蛋怒视着院子里交头接耳指手画脚的人们，抓起一把砂子朝人群撒去，一个女人尖叫，你娘的脚，黑蛋你干啥？

黑蛋说，你们的男人，全都找白皮鞋去了。

女人们母鸡一样笑成一片。女人说，你个小毛孩，懂得啥叫白皮鞋，你爸没告诉你吧！

女人们又笑，几个男人也跟着笑，还用淫邪的目光看黑蛋。

那时候，黑蛋的姐姐英莲正坐在村外的小河边独自流泪，十八岁的英莲无颜面对令人难堪的父母，她也没有弟弟那份愤怒地把砂子撒向令人憎恶的人们的勇气。英莲的目光越过小河，在无边无际的田野蔓延，灿烂的阳光和丰茂的麦田，让英莲感觉到了生活的希望。

我哥哥大头躲在一棵榆树后面，心旌荡漾地欣赏着黯然神伤的英莲，大头躲藏的位置能清晰地看见英莲的侧影，英莲的侧影青春饱满，让大头禁不住浮想联翩。大头的手心浸满了冰凉的汗水，抑制不住的心跳声在初夏的田野回荡。

大头属于那类敏感细腻善于浪漫幻想的少年，这

种性格注定了大头将生活在令人沮丧的悲剧之中。十五岁的大头对异性的渴望与幻想，似乎全部来自于英莲，英莲时常让大头兴奋紧张和局促不安。大约从两年前一个温暖的春日开始，一只青春的小白兔在大头稚嫩的血管里东奔西撞，大头在黑暗中眨巴着焦灼的惊恐的眼睛，极力捕捉着英莲的音容笑貌。英莲在大头眼前晃动的身影一点点消失，最终只剩下了叫大头想入非非的屁股，刹那间，一种令大头崩溃的陌生的兴奋吞噬了他的神经，大头头晕目眩，在旋转的世界中兴奋得大叫，一股冰凉滑腻的液体从他的体内喷涌而出。大头用棉被蒙住了头，受伤的小鹿一样呜呜痛哭。

从那个春日开始，大头便再难以挥去英莲的影子。有许多次，大头觉得活不成了，要死了。哥哥的变化对依旧年幼的我来说不可理解，大头更加热衷于照镜子了，我们俩的房间里有一面镜子，是大头花了四毛二分钱买的。大头把镜子挂在墙上，对着镜子认真地挤脸上越来越多的疙瘩，时常挤得痛苦地皱紧了眉头，挤出了血。

有一次，大头对着镜子梳头，他在头发上抹了水，头发便顺从地被梳成了分头。大头扭过脸问我，好看吗？我说不好看，像电影里的坏蛋。大头失望地瞪我一眼，说，小萝卜头，你不懂，这就叫风度。

我不理会大头，推着铁环去找黑蛋玩。从那以后，大头的发型就羞羞答答地梳成了分头，有时梳得太光

溜，大头就故意弄乱一点，以便显得自然些。

两年以后，高一学生大头躲在榆树后面痴情地窥视着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英莲。在一个又一个漫长而隐秘的黑夜，大头缩在被窝里发誓要对英莲做点什么，他甚至设计好了对英莲采取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和步骤，大头时常在黑暗中为自己勇敢而伟大的计划热血沸腾，然而，随着黎明的到来，大头那些胆大妄为的设想，便露珠一样随着初升的太阳一点点消失。

现在，大头攥着汗渍渍的手心朝英莲走去，大头从裤兜里掏出手绢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大头使用手绢的习惯在蘑菇滩男人们中间属于凤毛麟角，为此父亲曾经训斥过他，父亲说他女里女气，搽雪花膏使小手绢，像个娘们。对于父亲的训斥大头不以为然，他抬手理理分头，反驳父亲说，你们懂什么，我不跟你们说，我说了你们也不懂。

大头站在了英莲的身后。英莲双手抱着腿，下巴搁在膝盖上，神态忧戚。英莲暴露在大头眼前的脖颈叫他目眩，大头咽了口唾沫，声音很响，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深井里。大头有种伸手抚摸一下英莲裸露在眼前的后颈的欲望，他努力了几次，终于没有抬起胳膊，他的胳膊铅铸的一样沉重。

英莲听见大头紧张兴奋的呼吸声，她扭过脸，看见了站在身后的大头，英莲的眼睛像两潭幽深的湖水，淹没了大头。大头窒息了。